

基督不到的地方

卡罗·勒维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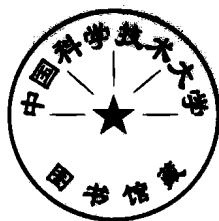


765

基督不到的地方

[意] 卡罗·勒维著

王仲年 恩 錡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 1959 •

內 容 提 要

卡羅·勒維是意大利著名的作家、畫家、醫師、傑出的反法西斯戰士，在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亞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數度被捕，到法西斯政府垮台後才獲得自由。

本書係描寫作者於 1935—1936 年間在意大利南部路甘尼亞區的一年流放生活，作者通過許多生動具體的事件，反映了意大利農民在反動統治下爲要求生存、爭取自由而進行的鬥爭，歌頌了勞動人民熱愛生活、真正崇高的品質，同時尖銳地抨擊了法西斯統治階級的殘酷暴虐，政府官員的愚昧無能，地主鄉紳的卑鄙醜惡。

· 基督不到的地方 ·

原著者 [意]卡羅·勒維

翻譯者 王仲年 恩 鎔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南京路 155 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 094 号

上海市印刷三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開本 787×1092 毫米 1/27 印張 8 16/27 插頁 1 字數 163,000

1959 年 3 月第 1 版

195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1,500 冊

(原新文藝版印 14,000 冊)

統一書號：10073·0604

定 價：(九) 0.75 元



卡 罗 · 勒 維

序

格·魯勃卓娃

一九五四年，在威尼斯舉行的一次展覽會上，特別有力地顯示了意大利現代進步畫家爲現實主義而進行的激烈鬥爭。這次展覽會雖然沒有邀請一些最著名的現實主義畫家參加，但僅就展出的不多幾幅現實主義的繪畫來說，也證明了現實主義藝術的不斷成長和壯大，同時和那些超現實派的形式主義的作風形成了顯著的對比。

在那些現實主義的畫幅中，最突出的是卡羅·勒維的一套描繪路甘尼亞農民生活的組畫。卡羅·勒維走向現實主義的道路不是完全沒有曲折的。天才的畫家對農民文明自有一套獨特的概念，從而把農民日常生活的缺點賦予了某種理想。一九五四年展出的這套組畫（根據一般的看法，這在他的全部創作中幾乎具有最重要的意義）證明了他創作中的現實主義的鞏固和成長。

這套組畫是畫家被法西斯當局放逐到路甘尼亞以後，居住在那裏的一年中，開始構思和局部實現的。

基督不到的地方，他這部被譯成許多歐洲文字的名著，就是敘述這一年的流放情形。

卡羅·勒維在一九〇二年生於都靈。他遠在醫學院求學時，就對繪畫藝術發生了很大的興趣，爲了獻身於藝術，他在大學畢業以後，幾乎立刻就放棄了醫學。

這位積極的反法西斯戰士曾於一九三四年被捕，出獄後，又於

一九三五年被捕。經過幾個月的監禁，被判處三年流刑，放逐到路甘尼亞去。

卡羅·勒維從法西斯政府慶祝攻佔亞的斯—亞貝巴的大赦中釋放出來以後，就僑居法國，在那裏，他一直住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他被迫回到意大利，在一九四三年再度被捕，直到法西斯政府垮台以後，才獲得解放。現在他住在羅馬，担任意大利自由雜誌的編輯。

基督不到的地方這本特寫集，是在一九四三至一九四四年間一段艱苦而陰暗的日子中寫成的。畫家從法蘭西回國以後再度被捕，在監牢裏，他總是不由自主地回憶着那被流放的慘痛的一年。

“我在另外一個世界，關在屋子裏，愉快地在回憶中重遊了那個世界——那個為風俗和憂患所束縛的、與歷史和國家相隔絕的、永遠忍氣吞聲的世界。”

卡羅·勒維就這樣產生了這部著作的構思，他敘述出自己對意大利人民的熱愛和對法西斯制度的強烈仇恨。

基督不到的地方這本特寫集，描寫着卡羅·勒維一年的流放生活。

作者描述的是意大利南方一個偏僻的角落——小小的加里亞諾村。儘管如此，作品所描寫的面仍然極其廣泛，並且以加里亞諾村的例子說明了整個法西斯意大利的面貌。

卡羅·勒維給自己創立了兩種文明的概念——並存於意大利的都市文明和農民文明。一如他稱之為“神權政體”的都市文明，在法西斯制度下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現。

在卡羅·勒維看來，法西斯制度是墮落的、不文明的、自私自利的小資產階級的統治，它依賴着人民生存，在上司面前戰戰兢兢，雖然在極小的地區，它也千方百計地妄想竊取政權，力求在掠

奪勞動人民的同時，達到相應的順利。

卡羅·勒維認為法西斯國家僅是大大小小的官員、巨大的官僚機構等等，它頒佈一些殘酷而荒謬的法令，但是這種法令好像硬要播種在不適宜的土地上的小麥一樣，在那裏根本不能生長。

雖然卡羅·勒維沒有揭穿法西斯制度的階級本質，但是，作為一個熱愛祖國人民和痛恨人民敵人的真正的藝術家，他却為我們提供了一幅表現力令人驚訝的、諷刺性的法西斯意大利的景象。

格拉沙諾和加里亞諾是路甘尼亞的兩個村落，卡羅·勒維曾經被流放到那裏，並在那裏居住了一年；無論在平日或節日中，反映在讀者眼前的這兩個村莊，都是一片終年灰白、土崗綿延的荒涼景象。

路易·馬加隆領導着加里亞諾，這位村長不學無術到這種程度，以至認為蒙坦恩是法國革命的活動家，把一封普通的商業書信當作秘密陰謀的密碼文件。他相信一些咒語、迷魂藥草和魔術。這位村長領導着加里亞諾村國民教育的整個組織，他自己是教師；他的妹夫（法西斯黨的書記）、他的父親和他妹妹的公公，都是教師。教師當中有一個可憐的酒徒，常常喝得醉醺醺地來上課，於是他的粗野的喊聲在全村都可以聽見。村長本人在教課的時候坐在陽台上，抽抽烟，和過路人聊聊天。一些學生們呆着，唐·路易爲了維持紀律，把手中的長竿子穿過窗戶，用熟練的手法打擊學生們的手和腦袋。

奇怪的是，有許多學生讀了幾年書，還是文盲，連自己的姓名也不會寫。

在法西斯制度下，就是這樣推行着人民義務普及教育。

保健事業的組織也是那樣黑暗。城市醫生米里洛大夫是一個昏聩的老古董，假使他以前有些醫學知識的話，現在一點都不剩

了——他甚至連簡單的包紮和注射也不會做，於是就用奎寧治療所有的病人。另一個醫生，基比里斯科，把自己的職業看作是有利於自己的、對農民徵收捐稅的封建權益，不管治療是否對病人有幫助。他認為不要他醫治的農民都是沒有盡納稅義務的犯人，是他的不共戴天的仇敵；他一心希望他們早些死亡。但是，照卡羅·勒維敏銳的觀察，死亡的情況並不那樣多；“因為即使要弄死一個人的話，也需要一知半解的醫學常識。”基比里斯科的兩個姪女，兩個未曾受過任何醫學教育的姑娘，由於他的愛顧，在藥房裏支配着一切。她們認為反正任何藥粉都適用，因此也不願爲了分量和準確配方來麻煩自己。

顯然，農民們不願意買藥，也不會去請教這一類的醫生。

卡羅·勒維來到村上以後，農民們就信任地請他看病，同時把他看作是不願諂諛“羅馬的傢伙們”的不幸的夥伴。

於是，他忘我地爲農民治療，和瘧疾進行鬥爭，並且作爲一個真實的人，他終於決定呼籲省政府的當權者，要求履行他們的無可推卸的責任。

他寫了一份詳細的報告，在報告中，他列舉了各種必要而最簡單的撲滅瘧疾的辦法。

但是，地方當局對人民的疾苦絲毫不感興趣，他們把農民們當作牛馬看待；省城馬台拉有兩萬多人住在貧民窟裏，而且毫無例外地都染上了瘧疾，這事實一點沒有使他們感到不安。他們認為格拉沙諾的一些真實醫生和瘧疾進行鬥爭的試圖，不過是一種古怪的行爲，因此一點也不幫助他們。

在這種情況下，卡羅·勒維的報告只可能有一個結果。馬台拉的官員們唯恐這個流放醫生的聲譽增高，索性就禁止他行醫。

他們一方面讓農民們仍舊處於無醫無助的狀態中，讓孩子們

叫化子，更確切地說，所有這些人都爲各個工業部門提供了最廉價的勞動力，他們都居住在歐美都市中最狹窄、窮困、骯髒的區域裏。”

法西斯分子上台以後，他們僞善地聲稱，南方問題並不存在，並號召僑民們回到國內來。卡羅·勒維十分明顯地揭露了這種虛僞的號召和惡意的宣傳。

一九五四年間，經濟消息上登載了一張“意大利地區貧困分佈圖”，在這張圖表上，卡拉勃里亞和路甘尼亞的貧困標記特別顯著，根據雜誌報導，那裏總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七·七是乞丐。

由此可見，從十九世紀以來，情況一直沒有改變。

卡羅·勒維把這種暗無天日的貧困景象繪成鮮明的圖畫，只回憶一下藝術家和他的姊姊逗留過的省城馬台拉的一段描寫就夠了。出現在我們的眼前的，是一個像旅行雜誌上所介紹的“美麗城市”。沼地對面的小溪向深澗的谷底淙淙流着，這是一個傳染瘧疾的真正溫床，人們就在這深澗的陡壁上挖掘了窖洞，亮光只能從門裏透進去，而有些窖洞裏連門也沒有，只是頂上有一個窟窿，只好順着梯子下去，每一個這樣的窖洞裏都住着整整一家人。人們和牲口一起坐在地上。瘧疾、砂眼、丹毒和癌症到處傳播。兩萬人就是這樣生活着。

小小的加里亞奈洛村使作者聯想起中世紀“無奇不有的底層”，他在那裏看到的情形也是這樣可怕。

在加里亞諾，人們住得比較好些，也就是說，居住在唯一的房間裏，但是也沒有窗戶，全家都住在這裏面，牲畜躺在地上，一家人睡在一張很大的床上，吃奶的嬰孩懸在床上的搖籃裏晃盪。

農民們過的生活和他們的祖先們一樣。都市的文明沒有觸動路甘尼亞的面貌。基督不到的地方這部作品也沒發行到路甘尼亞

裕，本地濟貧名冊上一共只登記着五個居民。

法西斯當局的活動和他們整個醜惡世界，正如毫無意義的日常生活的迷網，這個骯髒圈子裏的趣味就是卑鄙的色情、懶散倦怠、無能和貧困。

與這一切相對立的是農民們的世界，卡羅·勒維以滿腔熱愛和真摯的內心痛楚給我們指出那種普遍的貧窮，和農民在貧瘠的土地上艱苦勞動的可怕景象，這整個是“永遠屈從和絕望的世界”。

卡羅·勒維在農民中間所看到的一切誠實、真正的人性、熱愛勞動、崇高和正義等品質，在鄉紳們中間早就消失了。卡羅·勒維和農民們有了真正的友誼，從那些常到他這兒來的小孩子起，直到上了年紀的老人們；他們不僅器重他，認為他是一個自我犧牲的醫生，不幸的流放難友，還認為他是一個真實的人。他們沒有把鄉紳們當作真正的人，只把他們看作是那些敵對的羅馬的惡勢力的代表，這些人活在世界上，只爲了向農民們徵收過分的稅捐，剝奪飢餓的孩子們的最後的一點東西和驅使青年人走上戰場。

在一八七一年，意大利統一以後，社會生活中立刻出現了一個所謂“南方問題”，北意大利迅速地走上了工業化的道路，雖然國家沒有原料資源，而且巨大的債務還高壓在它的身上。農業的南方，特別是屬於法蘭西皇朝的土地，仍是一片荒涼。在統一後的年代裏，一直存在着非常尖銳的南意大利問題，關於減輕農民生活負擔的某種必要措施的問題。南方還保持着封建殘餘，土地屬於大地主所有，大部分居民過着窮困的日子，渴望着移居到美國去。弗·依·列寧在說明意大利僑民時寫道①：

“所有這些人簡直就是被飢餓所迫、從自己的國家裏跑出來的

① 引自“意大利的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列寧全集第四版，第21卷，326頁。

具有組織性了。

現代意大利的傑出的進步畫家勒維，也是一個傑出的作家。

假如卡羅·勒維不是用語言，而是用彩色把這一切描繪出來的話，那麼路甘尼亞的如畫的風景，白色的格拉沙諾、馬台拉、加里亞諾的曲折街道和許多深刻的描寫，都會歷歷出現在讀者眼前。

在閱讀這本書的時候，彷彿又看見了經濟消息上登載的“貧困分佈圖”，有才能有智慧的、誠實的意大利人民，爲反對一切必然滅亡的法西斯主義的繼承人而進行的鬥爭，是可以理解的了。

基督不到的地方是一本有意義的書，是蘇聯讀者所需要的。

(金克銘譯自1955年莫斯科外國文學出版社出版基督不到的地方俄譯本序)

基督不到的地方

卡羅·勒維——畫家、醫師、作家——由於堅貞不屈地反對法西斯主義，在阿比西尼亞戰爭爆發時期（一九三五年），被流放到意大利南部路甘尼亞區的一個荒涼的小鄉村。到今天為止，這個地區不但對於遊歷者，而且對於極大多數的意大利人，都是完全生疏的。下面就是勒維在該區生活的印象記。

第一章

許多年過去了——戰爭的年月和人們稱之爲歷史的年月。我在命運的衝擊之下，漫無目的地到處漂泊，還不能實現我離別時許下的諾言，回到我的農民們那兒去；我不知道什麼時候，也不知道有沒有機會，來了却這樁心願。可是，我在另外一個世界，關在屋子裏，愉快地在回憶中重遊了那個世界——那個爲風俗和憂患所束縛的、與歷史和國家相隔絕的、永遠忍氣吞聲的世界——回到了那個找不到舒適和安慰的地方；那兒的農民在貧瘠的土地上過着一成不變的生活，永遠貧困，經常受着死亡的威脅。

“我們不是基督徒，”他們說。“基督來到伊波里，就猛然停住了。”照他們的說法，“基督徒”就是“人”的意思。我時常聽到他們反覆說着這句幾乎是成語的話，也許這只是一種絕望的自卑感的表現。我們不是基督徒，我們不是人；人家不把我們當作人，只當作畜牲；當作負重的牲口，或者比牲口更不如的荒野裏的動物。然而，不管好壞、不管是像天使還是像魔鬼，他們至少還生活在他們自己的一個天地中；可是我們却必須服從地平綫以外的那個基督徒的世界，受到它的牽累，並且常常和它相提並論。不過，這句話裏還有一種更深刻的意義，而且，以它的象徵性來說，這句話是符合實際的。基督確實來到伊波里就停住了。公路和鐵路通到那裏之後，就離開了薩來諾海岸，轉進了路甘尼亞的荒蕪地區。基督從來沒到過這麼遠的地方，時間、個人、希望、理智、因果關係和歷史也都沒有來過。基督從沒來過；正如羅馬人從沒來過一樣，他們只滿足於守衛公路，不再深入山區和森林地帶；也像希臘人一樣，

他們僅在大蘭多灣附近繁殖滋長。西方文明國家的開拓者裏面，誰也沒有把他對時間的感覺、對國家的崇敬、或者那種生生不息的活力帶到這個地區。除了以敵人、征服者、或者不了解情況的旅客身分而來的之外，沒有人到過這地方。如今，農民們辛勤地春耕秋收，正和紀元前三千年的情況完全一樣；人類或神靈的訊息從不會到過這個常年貧苦的地區。我們講一種不同的語言，在這兒我們的話就沒有人懂得。最偉大的旅行家從來不會超越他們自己世界的境域；他們踏過了他們自己靈魂的道路，踏過了善和惡、道德和贖罪的道路。基督一度降臨到希伯來道德法則的地獄中，爲了及時把它的大門打開，再把它們永遠封閉起來。可是基督却不到這個陰暗的地區來——這地區既不知罪惡，也不知贖罪，沒有道德上的邪惡，只有永恆的人世的痛苦。基督就在伊波里止步了。

第二章

八月間的一個下午，我乘着一輛吱吱嘎嘎的小汽車到達了加里亞諾。我帶着手銬，由兩名健壯的、毫無表情的、褲子上縫着紅條子的官員押送。我無可奈何地到了這裏，準備接受最壞的遭遇；因爲命令突然下來，迫使我離開了格拉沙諾；當時我住在那裏，開始認識到路甘尼亞區域的面貌。開頭是非常艱苦的。跟附近所有的鄉村一般，格拉沙諾也是童山頂上一條白色的地區，彷彿荒涼沙漠中一個虛幻的小型耶路撒冷。我挺喜歡爬上村裏最高的地點，到那風雨剝蝕的教堂去，在那裏，一眼望去，能夠看到一片無邊無際的地方，周圍的景色完全一模一樣。這時候，你彷彿置身於一片單調的、沒有樹木的白茫茫的海上。還有其他的村莊，顏色也是灰白的，遠遠地分散在各個山頂：伊新那、克拉可、蒙太爾朋諾、薩蘭德

拉、比斯蒂切、格羅多爾、費侖狄那，這些以前盜幫出沒、營爲巢穴的地方；視野之外就是海洋和美太邦多、大蘭多了。我覺得我已經逐漸了解這個不毛之地所蘊藏的優點，而對它起了好感；我不想改變這種看法。我生性敏感，別離使我痛苦，由於這個緣故，我對自己今後必須適應和生活下去的新村子就有了一些敵意。我期望從一個地點旅行到另一個地點，期望有機會遊歷那些聞名已久的地方，並且在腦海中構成了一幅羣山環抱的巴森托山谷的圖景。我們經過一個斷崖，一年以前，格拉沙諾村的樂隊在亞塞都拉廣場上演奏完畢，深夜返家的途中，就在這個地點失蹤了。打那晚起，死了的樂隊隊員半夜裏在斷崖腳下聚會，吹起號角，使路過的牧羊人陷入極度的恐怖。可是我們是在大白天經過；陽光燦爛，來自非洲的熱風烤炙着大地，崖下的荒地上沒有絲毫聲響。

在地勢比較高一點的聖馬羅堡，我看到矗立在村子外圍的旗杆，歷年來這上面掛着盜幫的首級，暴露示衆。之後，我們進入了亞塞都拉森林——這是目前遺留下來的極少數幾塊森林地之一，而以前整個路甘尼亞曾是一個森林區。“名不副實”這句老話到今天還是正確的，因爲路甘尼亞，這個含有“森林地”的意義的地名，其實却是相當光禿的。我終於再看到了樹木和青蔥的叢林、綠油油的青草，並且聞到樹葉的芬香，簡直像是置身仙境了。這裏曾是盜幫出沒的區域，旅客們即使在今天經過這兒，只要一想到盜幫的事蹟，就會產生一種揉合着恐懼和好奇的感覺。但是這區域相當狹隘，當我們向斯的里亞諾進發的時候，它很快就落到我們身後去了。馬克——那隻古老的烏鴉——幾世紀以來，老像斯的里亞諾的守護神似的，展開着它的黑翅，停在村裏廣場上的鵝卵石上。再過去，我們開始進入沙羅河的峽谷，那兒有白石構成的河床和一個以生產“科隆那公爵”良種橄欖樹著名的小島；波里也斯的盜幫在

開往波頓查的途中曾在這個島上消滅掉整隊的“狙擊手”。到達十字路口，我們就離開了通向亞格里河谷的大路，轉向左面一條新築的小道上去。

再見吧，格拉沙諾；再見吧，只能在遠地遙望和存在於想像中的地方！我們已經翻過山頭，直奔加里亞諾——不久前，這裏還是一個車輪從未輾過的地方。道路到加里亞諾也終止了。它給我的印象是不很愉快的。乍一看，這村子簡直不成其為村子，只是一簇零零落落的白房子，雖然簡陋，却略微有一點孤芳自賞的神氣。它不像別的鄉村那樣座落在山頂上，而好像是坐在一個不整齊的馬鞍上，從風光如畫峽谷中聳立起來；我初次看到它的時候，覺得它並沒有那種足以象徵這個地區的嚴肅可怕的外貌。我們進村的入口處，有幾株樹和一塊草地；就是這種柔和的景象使我感到不快。我現在已經習慣於格拉沙諾那種荒涼而悲慘的冷酷，它那滿是裂痕的土牆和神祕而令人神往的寧靜。籠罩着加里亞諾的鄉間氣氛在我看來，也和附近地區的情調格格不入，因為這個地區根本不像個鄉村。再說——這也許是由於自己的幻想——我的流放地竟不是一個閉關自守的地點，而是一個展開的，甚至是迎人的環境，這一點使我感到不合情理。對於一個囚犯來說，帶有浪漫氣息的裝着粗鐵柵的牢房，或許比一個外表正常的房間能給他更大的安慰。可是，我的初步印象只有一部分是正確的。

我被押下車子，移交給村公所的一個辦事員；他穿着運動短外套、瘦削、半鬚，黃黃的臉上長着一把黑色的山羊鬚。我被帶去見過村長和警察局的官長，並和急於趕路的押解人員道別以後，我獨個兒站在道路中間。這時候，我才發覺剛才沒有仔細觀察這個村子，因為這個村子像一條毛蟲似的彎彎曲曲地盤繞在它僅有的一條道路的兩旁，這條路又順着兩個峽谷之間的狹長山脊突然下降；